



反支



創 造
第二十九種

威 尼 市
王 獨 清 著
王 一 榴 作 畫

上 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本書著者的著作鳥瞰

1. 聖母像前 (詩集)
2. 死前 (詩集)
3. 威尼市 (詩集)
4. 埃及人 (詩集; 在印)
5. 前後 (文札集; 在印)
6. 楊貴妃之死 (戲劇)
7. 貂蟬 (戲劇; 在編)
8. 葬列 (小說集; 在編)

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廣告

威 尼 市

1928 7 1 付排

1928 8 15 初版

1—2000册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代序

S 哟，爲實踐對於你的信約，我現在把這幾首短歌從我底破皮包中檢出來了。

這幾首短歌都是我住在威尼斯的時候寫的，我把牠們放在我底破皮包中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光，因爲我曾對你說過我打算把牠們公開，所以今日費了點時間，終竟給檢

了出來履行我所說的這一句話。

S喲，我把這幾首短歌從新讀了一遍，我自己也不覺吃了一驚。我從前對於 *Stimmungskunst* 的傾心，真算達到發狂的狀態了。你只把這幾首短歌中的任何一首挑出來細細地讀一下罷，你看我對於音節的製造，對於韻腳的選擇，對於字數的限制，更特別是對於情調的追求，都是做到了相當可以滿意的地步。若是用 *Poësie pure* 作意義的眼光來下一個定評時，那我總算是有些成績

的了。哦，S 哟，我過去的生命就完全送葬在這種個人的藝術之創作裏面，不說別的，只就我曾在某個時期爲你另外做的那幾首 Sonnets 來說，也可以看出我對於這方面的努力。你說！我過去的生命就都這樣送葬了，我從前過的到底是一種甚麼生活？我到底做了些甚麼？做了些甚麼？

現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已經決心再不作這些無聊的嘆語，我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轉移到大衆方

面，我要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地緊張下去。我回顧我過去許多無意義的努力，真使我悔恨到不可言狀，我底汗和眼淚簡直要一齊流了下來呢。

哦，S喲，我還記得你從前給我的信裏面曾說你希望我始終是一個詩人，要是這幾首短歌便是你所希望的‘詩人’底表現時，那我還是快成為‘死人’的好罷！

現在我算是醒定了。不過，S喲，我怕我們兩個底交情，却漸漸地

要冷淡下去了！這個一點也沒有甚麼奇怪。因為我從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種傷感的享樂主義者底氣分所支配，所以我底情緒和思想也可以和你打成一片，現在我底生活已經在漸漸地轉變方向，我底情緒和思想當然要和你分離。像我從前那種對於你的陶醉，恰好同我對於Stimmungskunst傾心的狀態一樣：在那種傾心之中，我創作出了一些一時相當滿意的作品；在那種陶醉之中，我得了你許多使我一時忘我的安慰。

但是，有甚麼意思呢！這種自我的催眠和個人間的享樂，終究有甚麼意思呢！S 啾，現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底世界將再不是你底世界。

當然，我是知道的，一個人底行動是很難預料。或者，S 啾，你也可以慢慢地我和走在一條路上，使我們底交情能夠恢復起來呢。不過這個終是一個空空的希望，像你底那種環境，我怕是不容易能夠做到的罷？

哦，S 啾，我望你珍重！總之，我

還是爲實踐對於你的信約，把這幾首短歌檢了出來，可是我已經用我心中的炸彈把威尼斯炸得粉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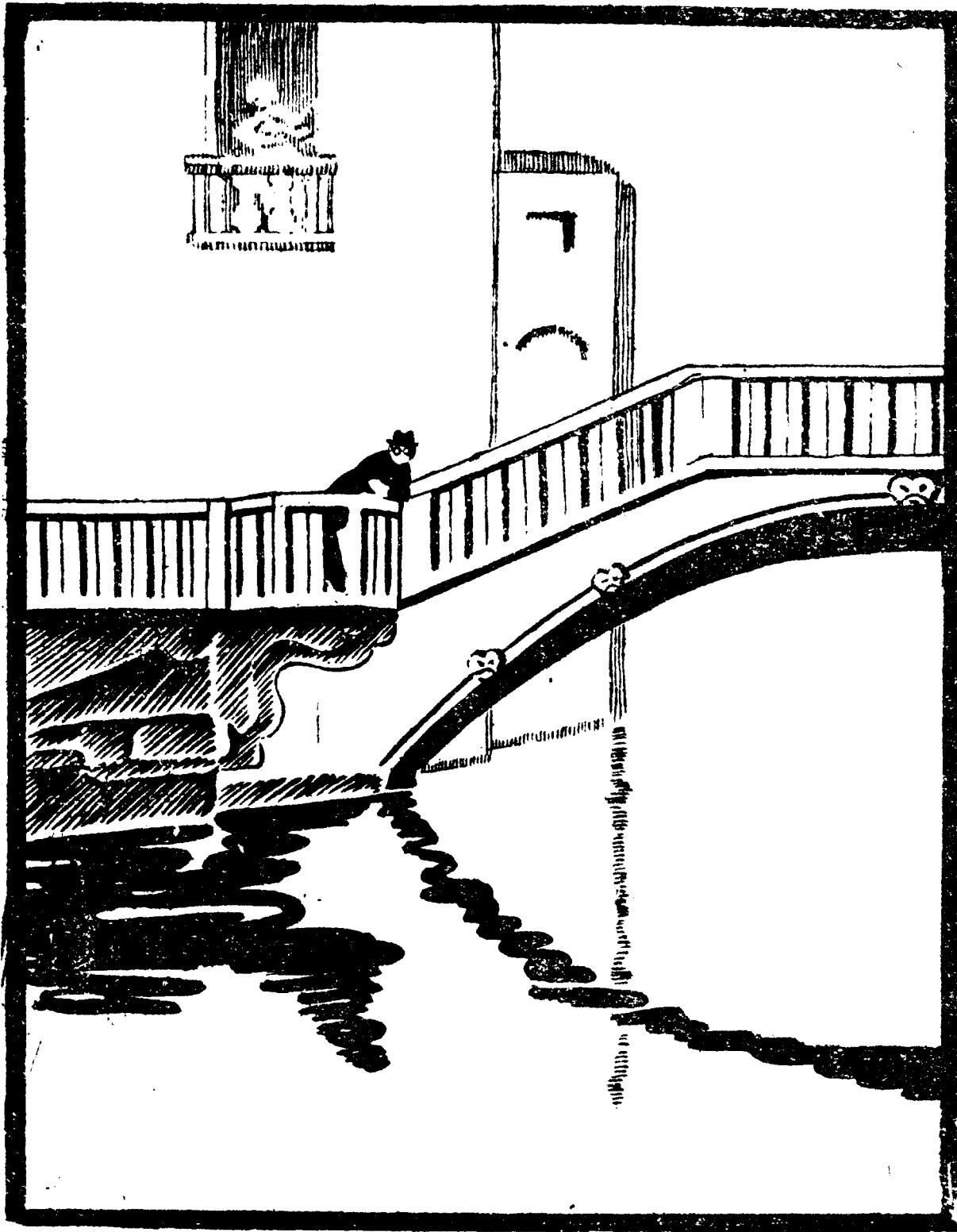
獨清、一八、六月、一九二八、

I

是誰在那兒緩緩地輕歌，
是在打動着我有病的心窩？
我無言地在這橋上走過，
好像是帶着傷感的虛弱…

橋下的水流得是這樣的平和，
啊，迷人的呀，這是誰在那兒緩緩地輕歌？…

是誰在拉着提琴底長弦，
正當着不陰不晴的今天？
這像是使空氣起了震顫，



我無言地靜伏着水邊的欄杆，
啊，鬱人的呀，這是誰在拉着提琴底長絃？

像是蒼白了遲慢的時間…
我無言地靜伏着水邊的欄杆，
啊，鬱人的呀，這是誰在拉着提琴底長弦?…

II

天 氣是像要下雨又不肯下。
你唱完了輕歌在整着頭髮。
你好像是不願和我說話，
我正要想些話來問你，

你却只是把你底眼瞼低壓…

哦，你，你坐下，坐下！

天氣是像要下雨又不肯下。

你露出了一種有病的疲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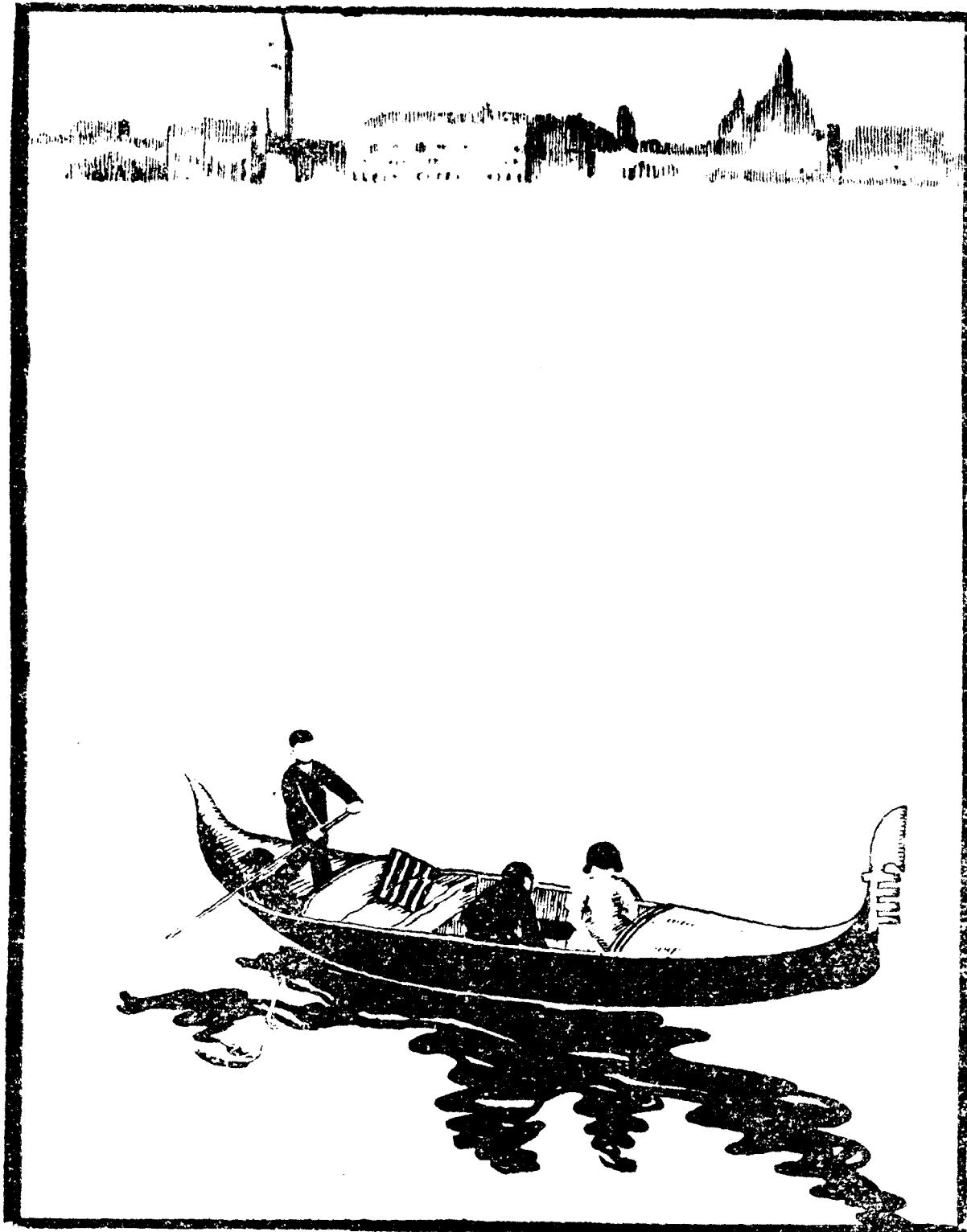
你唱歌時聲兒用得過大，



我斟滿了一杯酒給您。
你却只用唇兒輕輕地一呷。

我斟滿了一杯酒給你，
你却只用唇兒輕輕地一呷...
哦，你，你坐下，坐下！

III



我們在乘着一隻小舟，
却都默默地相對低頭。

我們在乘着一隻小舟，
却都默默地相對低頭，
這小舟是搖得這般的緊急，
使我心中起了傷別的憂愁。

憂愁，憂愁，憂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這河水是泛瀾着深綠，
幾片落花在水面輕浮：
我們都正和這些落花一樣，

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地飄流。

飄流，飄流，飄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IV



唵，你底聲音！

正像是 San Marcs 教堂底晚鐘。

你底聲音！唵，你底聲音！
正像是 San marco 教堂底晚鐘，
儘管在把我底心來打動：
我不知道是快樂還是驚訝，

我不知道是虔敬還是癡癡…
我只知道聽到牠的時候，
便恨不得全靈魂和牠溶化！

唵，你底眼睛！唵，你底眼睛！
正像是這Rialto 橋下的碧水，

儘管在使我底心頭沉醉：
這水好像在流動又像停滯，
這水好像在憂鬱又像嬌癡…
我，我一到看見牠的時候，
便恨不得教牠來把我淹死！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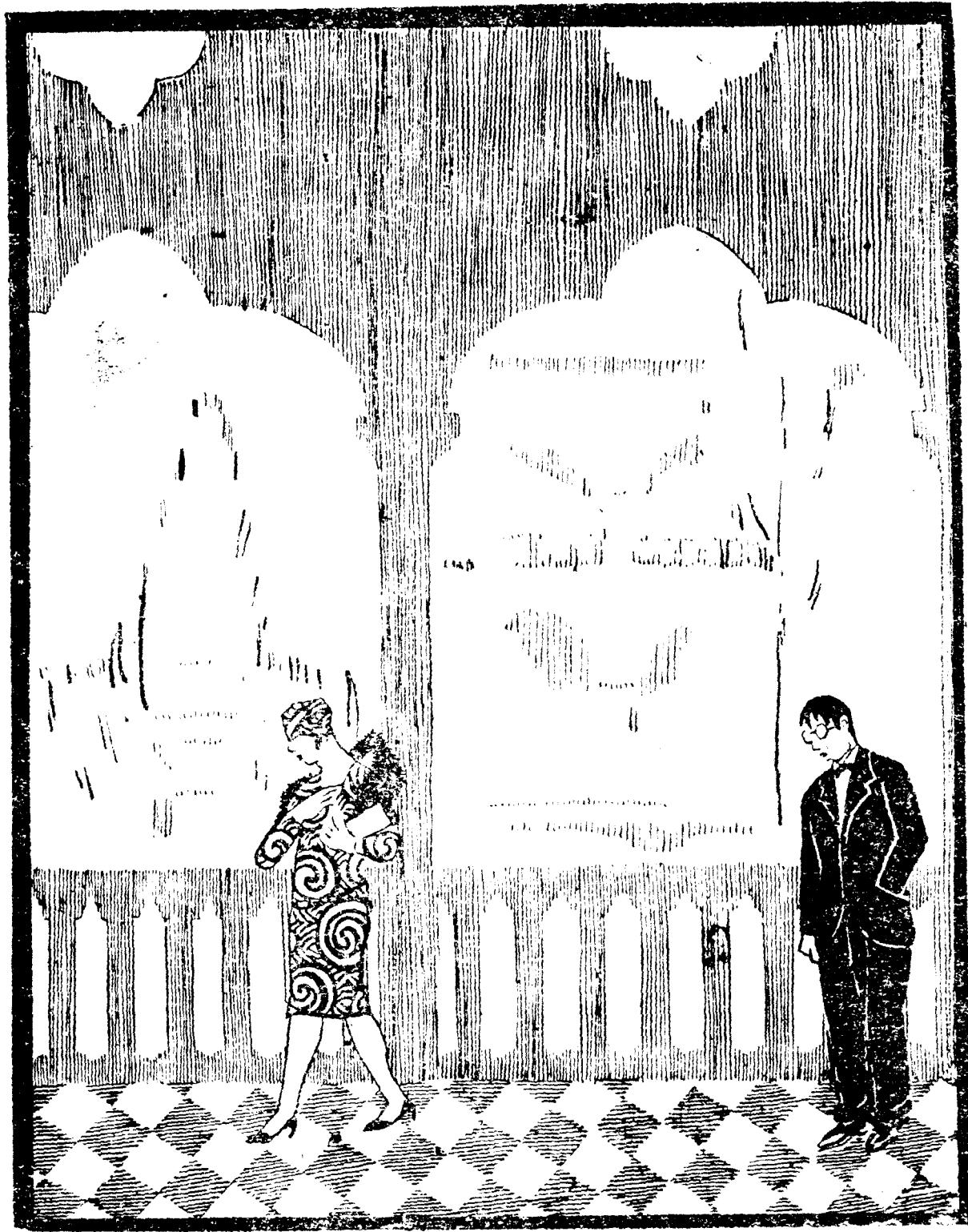
這陽光曬得我好懶，好懶！
啊，你爲甚麼儘管在靠着這遊廊底欄杆？
你爲甚麼今日分外的弱倦？
你怎麼不見露一點兒微笑，

却帶愁地用手兒這樣支着領尖？

啊，我，我走到你底面前，
慢慢，慢慢…

這陽光曬得我好懶，好懶！

啊，你爲甚麼繞着欄杆默默地走去走還？



啊，我在你的後邊，
慢慢，慢慢……

你爲甚麼只是在垂着兩眼?
你莫非是心中萬般的無聊，
在這樣數着這遊廊地上的花磚?
啊，我，我跟在你底後邊，
慢慢，慢慢…

VI



我靠在開着的 Vitrail 底旁邊，
向着春夜底時間閉起了兩眼。

我靠在開着的 Vitrail 底旁邊，
向着春夜底時間閉起了兩眼。
我讓這柔風，來把我底臉龐拂吹，
我輕輕地感着些撫摩，又感着些壓迫，

唉，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現在的臉龐是潤白，抑是蒼白…

總之，微溫，微溫，微溫，微溫，
這春夜底時間，真微溫得有些醉人！

我靠在開着的Vitrail底旁邊，

向着春夜底時間閉起了兩眼。
我甚麼事也不想，甚麼話也不說，
我底心臟，像增加了一種煩躁的懦弱，
唉，我講不的確，我講不的確我這心臟是好
過，抑是難過…
總之，微溫，微溫，微溫，微溫，

這春夜底時間，真微溫得有些醉人！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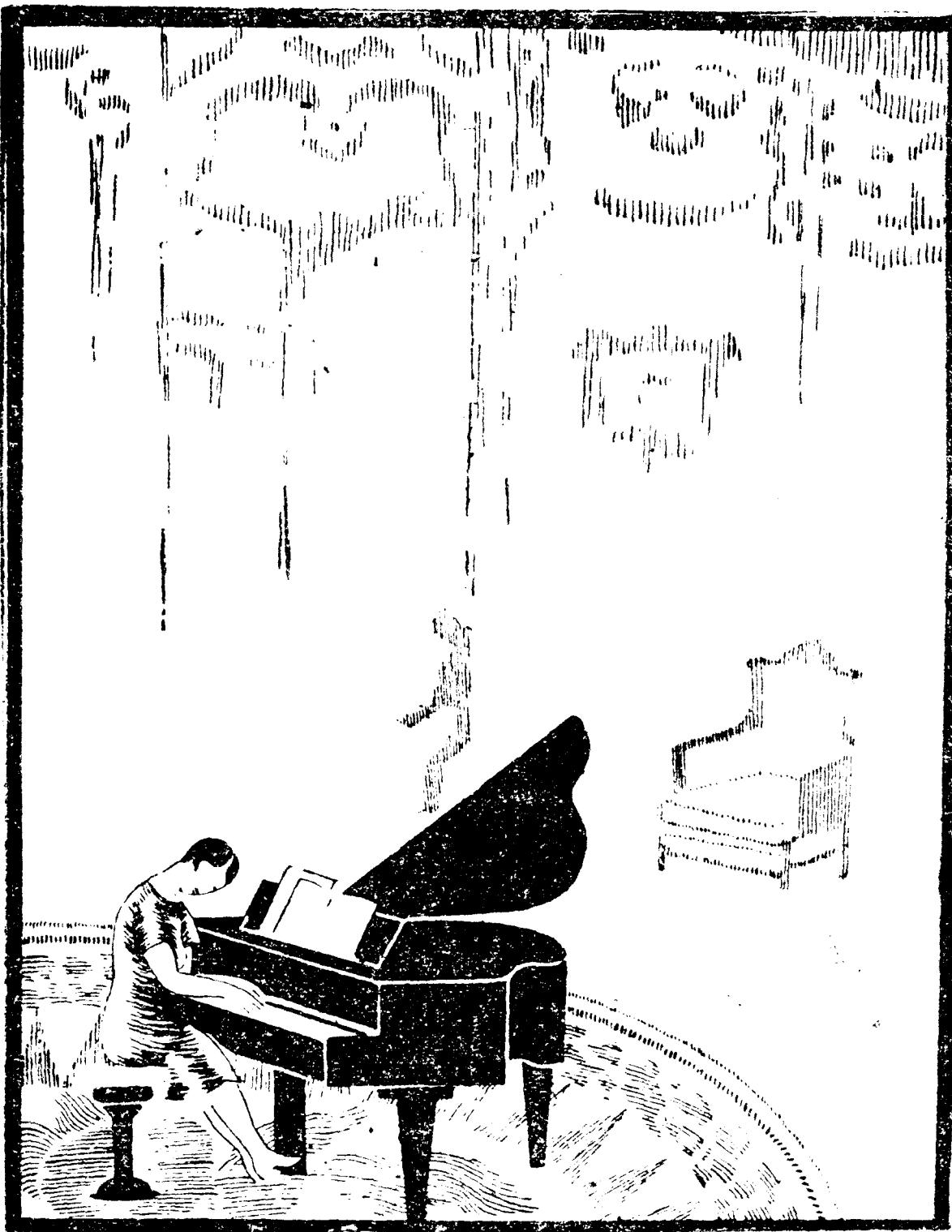
你 說你這次走後是再不回轉，
你說你起身的時期就是明天。
怪不得你底臉色是這樣的難看，
你底手放在了琴瓣上邊，

卻總是想彈又不想彈…

那麼你快來把你底頭兒緊靠在我底胸前，不要動轉，

那麼你快來先靠着我坐個半天！

你說你這次走後是再不回轉，



你底手放在琴瓣上邊，
總是想彈又不想彈……

你說你起身的時期就是明天。
怪不得你儘管在這樣向我癡看，
你底話像是已到了口邊，
卻總是想談又不想談…
那麼你快來把你底頰兒偎在我底胸前，不要
動轉，

那麼你快來先餵着我坐個半天！

VIII

這月下的歌聲，月下的歌聲，
你把你底
曉舌的詞句
用這樣狂熱的音調

傳來，
在這快要沉靜的時間裏
使人凝神地聽去，
真要感覺到
一種帶着不調和的震顫的悲哀…
我，我在夜半的 Rio 底橋頭立定，

接受着這將近休息的 Canaval 底歌聲。

唵，這真像是住在了夢中；

不過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你這月下的歌聲，月下的歌聲，

把你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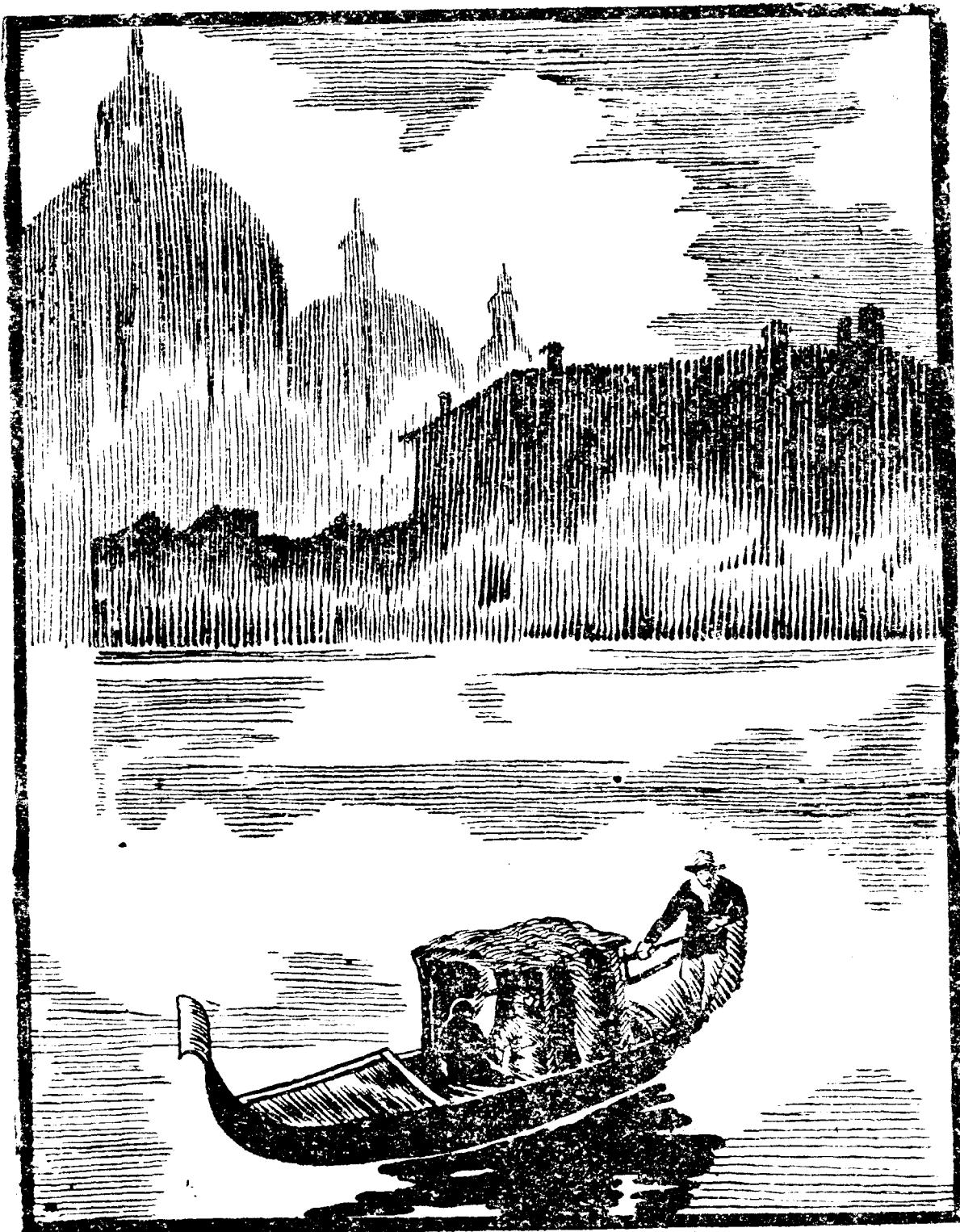
憂鬱和放肆
交給這冷風向四面
送揚，
就儘管這樣忽高忽低地
訴出許多的往事，
使人底心尖



我，我在夜半的 Rio 底橋頭立定，
接受着這將近休息的 Canaval 底歌聲。

在個被迫害的搖動中受着重傷…
我，我在夜半的 Rio 底橋頭立定，
沉迷着這就要入眼的 Carnaval 底歌聲。
唵，這真像是墮在了夢中，
不過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IX



哦，這 Gondola 這樣載着我們前去，
當着這迷人的細雨……

哦，這 Gondola 這樣載着我們前去，
哦，當着這迷人的細雨…

你，我對你並沒有甚麼愛和不愛，
我只是喜歡你底臉兒上的這點病態。

你一定不是在這兒住家的人，我猜；
但是我只要你能陪我過着這個現在，
我並不願問你到底是不是由別處綻來。
我是只管着這個現在，這個現在…
哦，你底領兒在半敞，半敞，
讓我來把你心放在你底頭上！

其實我把心已經給了你底眼睛，
但是，你底眼睛卻怎麼似睜不睜！

噠，這 Gondola 這樣載着我們前去，
當着這迷人的細雨…
，你我對你並沒有甚麼愛和不愛，

我只是喜歡你這不十分健康的身裁。
你大概是決不會在這兒久留，我猜；
但是我只要你使我不空過這個現在，
我並不願問你是不是真個要和我離開。
我是只管着這個現在，這個現在……
哦，你底裙兒在輕揚，輕揚，

讓我來把你心放在你底膝上！
其實我把心已經給了你底眼睛，
但是，你底眼睛卻怎麼似睜不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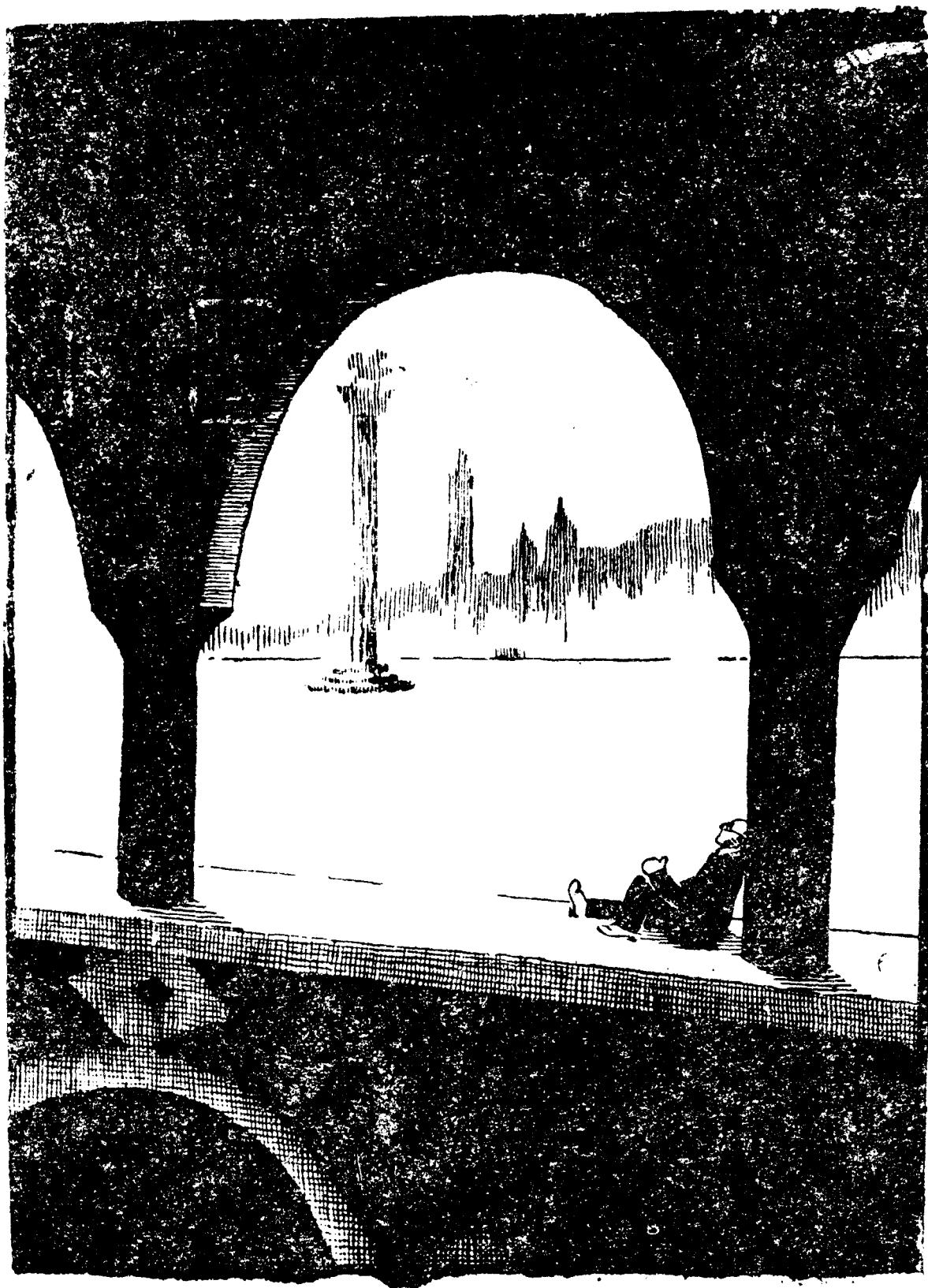
X

我 就讓這夜風
儘管吹着我中了酒的醉臉，
我底心在跳動，
我底身上起着傷感的微顫…

唵，我，我願我，我能倒在這兒，即刻病死，
好借這溫柔的月光來掩蓋我底新屍！

我把我底醉臉

仰起來迎着這嫩涼的夜風，
我底身上微顫，



我，我願我，我能倒在這兒，即刻病死，
好借這安靜的月光來收斂我底新屍！

我底心在做着隱痛的跳動…

唵，我，我願我，我倒了下去，在這兒病死，
好借這安靜的月光來收歛我底新屍！